

# 先師溥儒十年祭

宋子芳

生甫五月頭品頂戴

「釜在灶上鳴，帶在牆下歌，三月不雨將無



溥儒大師作畫，揮洒自如，笑逐顏開，據溥氏自稱：此圖最得其神髓。

禾，繞房採薪執斧柯。帶兮帶兮誰所使？落葉風飄半床水，擁帶驅靈靈復集，麻繩斷裂菌生尾。中書髮禿老無用，烈士暮年常如此，爲我寄言釜與鬻，好共簞瓢事君子。田光荅客恨衰朽，廉頗據案徒爾爲？老驥伏櫪志千里，黃鶴垂翅中心悲。我欲長歌將何補，烽烟滿地龍在宇，世衰不見燕昭王，誰向金台掃塵土？」

右詩，是先師西山逸士溥心畬（儒）

，在來台之初，稅屋而居，由於心情苦悶，生活亦艱，懷鄉憶舊之情倍於往昔。有一天，他發現放在園子裏牆角落的一隻破掃帚，受到雨淋水浸發了霉，長出了一支菌子，先師有感而發，將那支菌子畫了下來，題了如上的一首長詩，還在詩前寫了幾句跋：

「海隅恆風，卑濕淋漓，帶置牆陰，生菌焉，山妻以吉。昔燕太子丹烏頭白而去秦，今帶生菌矣，吾其歸歟？且帶做若，勞可知也，爲帶之言，作爲是詩——」

這跋、這詩、這畫，深信是先師的必

傳之作，因爲它們訴盡了沒落王孫，流浪人兒，一代畫宗的滿腹悵悶，深沉悲哀。釜鳴帶歌，惶惶然行將無禾，於是老驥伏櫪，黃鶴垂翅，雄心壯志已矣，先師將破帚比做敗筆，「帶做如足，勞可知也」，他發出了由衷的嘆息，「世衰不見燕昭王，誰向金台掃塵土？」要想恢復那種聲勢顯赫的皇室子弟生涯，根本就是全無可能的了。更何況，在這一幅紙上，先師表現了他舉世同欽的詩、書、畫三絕。

先師溥儒，號心畬，別署西山逸士，以詩書畫三絕享譽中外，蜚聲於世。他是前清道光皇帝第六子恭忠親王的嫡孫，貝勒載澄的次子，慈禧太后是他的叔祖母，光緒皇帝是他的堂叔，宣統皇帝溥儀是他的堂弟。北平城裏，佔地數萬畝，恢宏壯麗，水木清華，「天上神仙府，地上宰相家」的恭王府邸，是他的出生地，也曾是他的故居。民國初年，他的大哥把府邸的前一半賣給了輔仁大學，成爲輔大校址，輔大成立後先師住在校舍後面，由於出入不便，乾脆將後面一半也賣給了輔大，當年，這半幢府邸就賣了紋銀十萬兩。

得了這十萬兩紋銀，先師一不存銀行，二不

買洋房，一股腦兒捐給了北平西山的一座大廟，錢捨出去了，他自己落得無處立足，幸虧廟裏的和尙還挺有良心，就在廟裏造了幢小房子，請他搬進去住。自此以後，先師別署「西山逸士」。

一向絕口不提他的王孫往事，幼年生活，但是從他的一些詩裏，仍然可以窺知一二，而且，門生弟子，如欲旁敲側擊，似有意，若無意的在這一方面提時，他一時興起，也會娓娓道來。

例如，先師有一首「感興詩」，便曾寫過如下洋洋得意的兩句——

「我生之初蒙召見，拜舞會上排雲殿……」

詩後且有小註云：

「儒生五月，蒙賜頭品頂戴，隨先祖恭忠親王入朝謝恩。三歲，復召見離宮，賜金帛。」

先師生下來才五個月大，不識一字，不會說



溥氏燕居圖，懷中所抱係其鍾愛之小猿。

話，就已經由他的堂叔光緒皇帝賜給頭品頂戴，儼然當朝一品大員了，像這樣的皇恩浩蕩，稀世榮寵，叫一位皇室子弟置諸腦後，不再追憶，事實上是不可能的，想當年，道光皇帝既薨，咸豐繼位，他的六弟，亦即先師的祖父奕訢，旋即成為清廷柱石，少年親貴。奕訢和他的胞兄咸豐帝自幼手足情深，俱有大志，所以咸豐方立，奕訢便封授恭親王，「多參議大事」。咸豐末年，那位慈禧太后的老公，咸豐皇帝沉湎酒色，以醇酒婦人「自戕」，國事日非，外侮尤亟，英法聯軍打進了北京城，咸豐避亂熱河行宮，奕訢便留京坐鎮，與英法兩國簽訂條約，儼然監國。咸豐在熱河行宮駕崩，奕訢又協同他的兩位寡嫂，東太后與西太后，採用壯士斷腕的手段，誅肅順三奸，打銷了他們利用幼帝同治，把持朝政的陰謀，使東西兩宮太后垂簾執政，給慈禧往後的大權獨攬，奠定了堅固的基石。

所以慈禧當權，奕訢一直是她的心腹股肱，輔政大臣，卒時，官拜軍機大臣領總理各國事務衙門。

一馬三箭  
文武雙全

### 一馬三箭

滿清立國二百六十

八年間，始終未曾出過一個荒淫無道的昏君，

據先師言及，這一點得歸功於滿清祖制對於皇室子弟管教之嚴格。先師曾經眉飛色舞的說過，就他幼年時期的回憶，以下所列的四點，都是懸為厲禁，不容偶一觸犯的——

- 一、隨意出入宮禁。
- 二、涉足京畿。
- 三、任意置產。
- 四、與商賈交往。

除此以外，滿清祖制又非常注重皇室子弟的教育，一般說來，滿清皇室子弟的功課負擔，要比平民百姓重得多。因為他們必得漢文、滿文同時學習，尤其滿清是從馬上打下的江山，所以滿清祖制規定皇室子弟必須世世代代不廢騎射功夫。先師小時候就會動習騎射，直到能夠通過考試，有了相當的功夫而後止，這「相當的功夫」也就是所謂的：「一馬中三箭」，先師每每悠然神往的，向我們詳加解釋說：

「騎射功夫裏的一馬中三箭，並不是騎在馬上，連發三箭，箭箭射中箭垛。而是得騎上駿馬，拔步飛奔，先朝箭垛前方射一箭，再向箭垛側面射一箭，然後，邁到箭垛後面，再向箭垛背面射一箭，必須三箭俱中紅心，才算是及格。」

祇要我們一旦能够引起先師的談興，他便會將幼年時期親眼目擊，親耳聽聞的宮闈祕勿，如數家珍般和盤托出，記得他曾說過：

「人們都說西太后的生活是何等的豪奢，什麼一餐飯要擺上一百道菜，又什麼洗澡巾上得綉彩鳳，用過一次就丟了，所以宮裏一定要備下大批宮女，日夜不休的給西太后綉洗澡巾。凡此種

種，都是以訛傳訛的牽連附會之說，根本就沒這回事。」

當下，我們也曾問起：

「外間有關於西太后的傳說那麼多，總有一兩件是實有其事的吧？」

先師想了想，方始答道：

「哦，不錯，是有那麼一兩件。譬如說，西太后確是天生威儀的。」

這是很有一個問題，因此，我們都忙不迭的趕問先師說：

「您能不能舉一兩個例呢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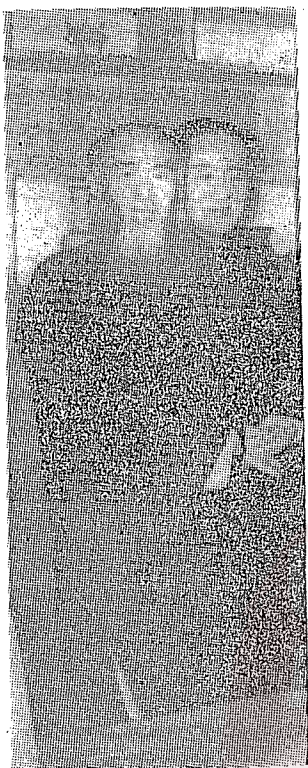
先師點點頭，答應了，於是他又追憶的說：

「西太后的威儀，的確能够令人神經緊張，諸王大臣，乃至於外國使臣，初次覲見她的時候，往往會吓得渾身簌簌發抖，甚至於連話都說不出來。」

有人故意順着先師的話說：

「可能這就是所謂的天威咫尺了。」

「不錯，」先師果然被激發了談興，因此，



「南張北溥」，溥心畬旅日時與張大千（左第一人）同攝。

緊接着，他又說了一段宮廷軼聞；他說：「這是我親身經歷過的，每年大年初一，宗室女眷都得向西太后列隊朝賀，照例由我的祖母恭王妃領班，朝賀儀典一開始，恭王妃便雙手恭捧一隻玉盤，高高的舉過頭頂，按着細樂節拍，輕移脚步，必定要在細樂停止的那一剎那，恰好跪在西太后的跟前，走快一步固然不可，慢了一步也是不行，非得不先不後，才合規矩。」

### 一身三絕雙料博士

我們都長長的吁了一口氣，情不自禁的說：

「好難啊！」

「可不是嗎？」先師的談興越來越高了，他指手畫腳的說：「別看這一個差使，前後不過短短幾分鐘，且難當得很呢！你們試想想看，在那麼雄偉闊大的大殿上，四週圍靜悄悄的，鴉雀無聲，人人肅立，人人列隊，就只有西太后高高在上，端然坐着，西太后那兩道銳利的目光，緊盯着恭王妃的一舉一動，在這種緊張而又嚴肅的氣氛裏，真能叫人停止了呼吸。我的祖母恭王妃，當這一年一度的差使，前後好些年了。可是每年大年初一以前，還得苦練個好幾天。」

也不知道是誰插了一句話：

「是不是步伐練得純熟就行了？」

「沒那麼容易的事，」先師還在慨乎言之：「光把步伐練熟還不够，一定要有相當的鎮定功夫，所以，這差使不是每個人都當得了的。」

世人罕知，以「詩書畫」三絕譽滿天下的先師溥心畬先生，他的主要興趣之所在，是書在畫之上，而詩又在書之上。在先師的心目之中，凡是不會吟詩的，那就難免庸俗。先師曾經撰文記述他學詩經過，以及他何以愛詩如此，他說：

「余七歲學詩，始為五言，繼習律體。古風三百篇之外，惟喜唐詩，居山十五年，日夕吟誦，自課四百餘首。古風習漢魏六朝，近體則師唐人。陳破庵太傅與余忘年交也，見余詩，以為學唐易失於空泛，華而無實，勸習宋詩，余不能從也。竊謂宋出於唐，唐出於三百篇，下逮漢魏，比與之義，敦厚之道，豈華而無實哉。雖然，亦書神太傅之言，去華而務實，今又三十年矣！加以顛沛喪亂，苦心志而傷世變，詩亦變風而不自知也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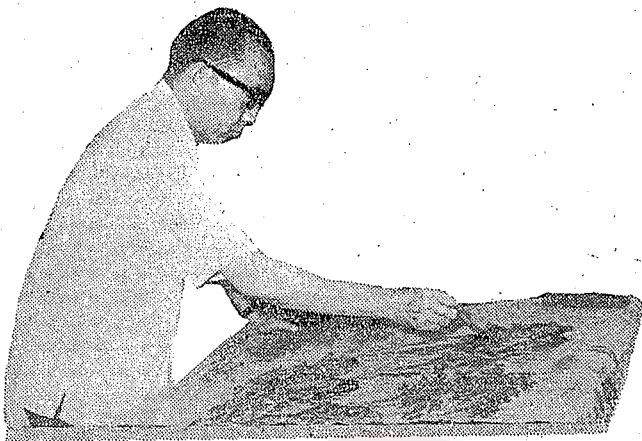
在這一段文字之中，先師所謂的：「居山十五年……」，係指他把恭王府邸的後半段，以十萬兩紋銀的代價，也賣給了輔仁大學，搬到了北平西山廟裏，和尚給他造的屋子裏去住。

先師幼年失怙，長兄又不事生產，不理家務，全家就靠他的母親項太夫人撐門立戶，主持一切。先師事母純孝，項太夫人督課尤嚴。所以先師遷居西山，埋頭讀書，進步堪稱神速。讀經讀史，課餘之暇，閒來無事他便勤於學書，有時候也畫幾筆畫，當年的故都北平，斗方名士多如過江之鯽，可是先師在十九歲的那一年，就已經有

人請他寫墓志銘了。

爲了潛心經史，不問外務，先師從小就養成寸陰是競的良好讀書習慣。自遷居西山以迄病逝台北，數十寒暑間，他必定黎明即起，開始讀書著述、寫字或繪畫，一直忙到中午，吃過了午飯，再小睡片刻，醒來繼續工作到用晚餐，餐後又工作到深夜十一時爲止，整天忙碌，一輩子不以爲苦。

畢業於北京法政大學後，先師便負笈重洋，到德國去留學，賴他發奮苦讀，使他一連得了兩



溥儒大師入門弟子，本文作者作畫時攝。

個博士學位，那便是柏林大學天文學博士和生物學博士，當他這位雙料博士學成歸國，親友們紛紛踵門道賀，他的母親魏太夫人却告誡他說：「你不要以爲得了兩個博士，就能算功成業就了。依我看來，這不過是求學問的開端而已，從現在起，你還是得認真讀書。」

雙料博士恭聆老母親的教訓，奉命唯謹，他又在西山上一住十年，杜門謝客，苦讀如故。這以後，他曾一度擔任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教授，他授繪畫，跟他的博士學位截然無關。

又曾一度東遊日本，任教於日本京都大學教授。抗戰勝利後，膺選行憲國民大會代表。大陸淪陷，播遷來台，當過些時台灣大學教授，祇此，便是這一代大師的全部履歷了。

### 非奉一人卽全臣節

然而在詩、書、畫三方面，他的表現却是曠古絕今，多姿多采，一般人最所欣賞的還是他的畫，多年以來就有所謂「北溥南張」的說法。北溥係指先師溥心畬，南張則謂蜀叟張大千。可是究竟北溥優於南張，抑或南張優於北溥，那更是見仁見智，無法一致。比較持平的說法，則是唯北溥能繼國畫正統。

至於他的書法，也由於各人欣賞的角度不同，愛好的程度差異，照樣的有評價的參差。曾有人盛譽先師溥心畬的正楷係「五百年來第一人」，也有人認爲他俊逸的行書才是舉世無雙的。

先師自承，他是深嗜唐詩的。所謂：「竊謂宋出於唐，唐出於三百篇，下逮漢魏，比興之義

，敦厚之道，豈華而無實哉！」正足以說明他爲什麼對於唐詩特別的喜愛。祇不過，他有唐代如許多的詩人之中，杜工部才是他最崇拜的一位，當然，杜詩所給予他的影響，也是最大而最深的。

此無他，未代王孫，總難免故國之思，尊鱷之戀，因此，在先師所作的詩裏，字裏行間，每每洋溢着濃烈的悲思，不盡的感傷意味。例如他避亂來台時所作的一首：「夜渡沈家門」：

「遠天烟水近黃昏，初月微明帶雨痕，故國鄉關何處是，片帆吹渡沈家門。」

無可否認，先師對於滿清帝國始終都是念念不忘，始終都在盡其孤忠的。他對中華民國的觀感如何，永遠深藏不露，如所週知，先師題字題畫，向來只寫干支，不用中華民國年號。據說，有一次他要給中華民國駐橫濱總領事館寫封信，爲了無法避免在信封上寫「中華民國」四字，他特地命我們的同門某君代筆。說起來這未免有點過於固執，但是，存此一位遺老，豈不是適足以表示中華民國的民主、自由嗎？

然而，如果說是對外國人而言，先師還是深明國家民族大義，一字不苟，一事不苟的。諸如九一八事變後，遜清廢皇溥儀偷渡出關，甘爲傀儡，成立偽滿洲國，當各地宗室遺老爭先恐後的出關附逆，先師便大義凜然的，爲他堂弟溥儀寫了一篇「臣篇」，誠以爲這是先師學生的一篇代表作，其中便有如下的警語說：

「君德以恭己爲敬，臣道以致身爲忠。子曰：『名不正則言不順，言不順則事不成。』性命

之道，窮通之理，窮理盡性，斯為聖明。未有效  
 平原之智昏，貪百里而趨利，棄其天位身職，亂  
 階而以為利者也。……未有九廟不立，宗社不  
 續，祭非其鬼，奉非其朔，而可以為君者也。……  
 ……召忽死義，猶為匹夫，非奉一人，即全臣節  
 。資父事君，必有其道。臣以於君，無以過於父  
 母，母之嫁者，有終恩之服，無竭力之義。誠以  
 作嬖異門，為鬼他族，……竊維屏藩之道，必

重尊王，草莽之臣，始曰擇主，豈敢背先帝先王  
 ，而從其所不當從者也。……」  
 「非奉一人，即全臣節」，也許，這便是先  
 師民主思想的發皇了。自民國三十八年神州陸沉  
 ，竹幕深垂，先師倉皇避亂來台，他在台灣作畫  
 作書，撰文課徒，民國四十四年，他曾偕同朱家  
 驊、董作賓二先生，應邀赴韓講學，歸途中道經  
 日本，接受盛大而熱烈的招待，日本會願奉上一

紙長期居留證，挽他留在日本定居，這時節，先  
 師頭一次齒及中華民國，他義正詞嚴的說：  
 「我用中華民國的護照出國，便以中國旅客  
 的身份在此停留，謝謝貴國的好意。」  
 民國五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，先師忽罹淋巴  
 腺癌，自此纏綿病榻，痛苦萬狀，延至十月九日  
 不治逝世，噩耗傳出中外震悼，至今已忽忽十  
 週年了。謹撰是篇，聊表哀思。

# 「袁世凱傳」

——一代梟雄——

章君毅 著

分裝一、二兩冊  
 合售新台幣叁拾陸元

中國近代史權威蔣廷黻博士曾經說過：「我對於袁世凱在朝鮮的政策這一個問題，很感興趣，好多年以前，我到倫敦看外交部的檔案，當時它祇公開到一八八四年（距袁世凱從朝鮮回國還有十年之久），所以袁世凱在朝鮮的最後幾年，英國的文件我沒看到，我倒願意看看究竟當時是什麼樣子？」……

袁世凱以一名五品同知的捐納官，到朝鮮迭次平定大亂，獲得韓王李熙的信任，把持朝政，儼然監國，使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，丕然為之一振。他在朝鮮十二年間，是他一生事功最顯赫的時期，同時也是他飛黃騰達，青雲直上的初階。這一段史實，波譎詭秘，瞬息萬變。然而若干年來，却無完整而信實的記載。現經名家章君毅先生搜集史料，以生花妙筆寫袁世凱傳中最精彩的一段「一代梟雄」共計二十餘萬言。一、二兩冊三百餘頁，附以珍貴插圖，歷史鏡頭，定價新台幣共叁拾陸元。

請寄郵票或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帳戶中外雜誌社收。

中外文庫及叢書  
 臺灣全省及金門馬祖經銷處  
 黎明書報社

地址：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九十五號

中外叢書台北市分銷處

光大雜誌圖書服務中心

地址：台北市重慶南路三段十號